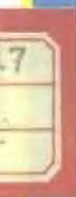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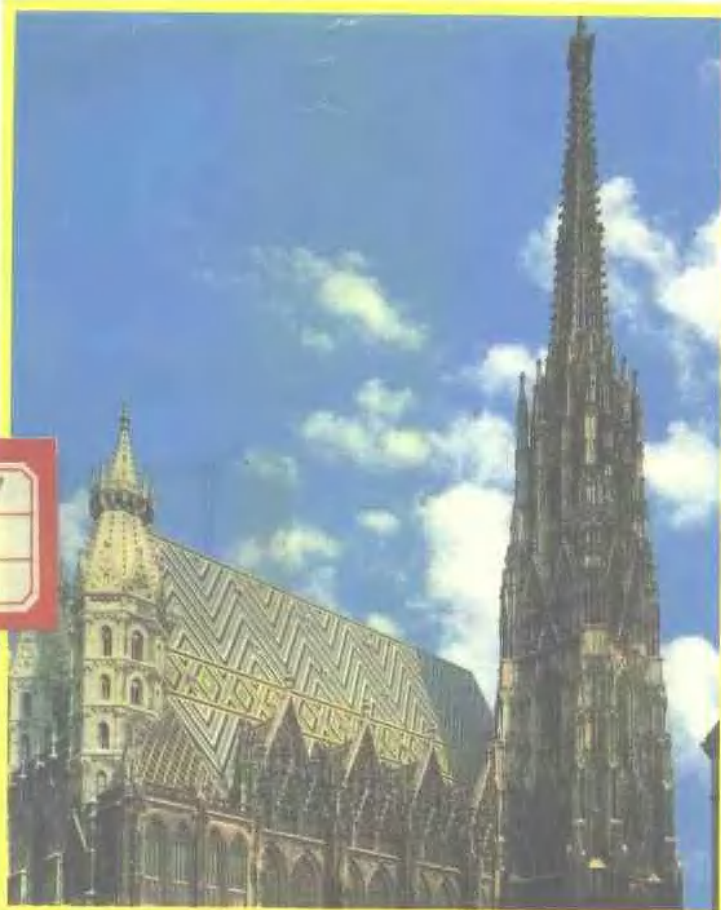


〔奥〕卡爾·康科爾 著

申文林 译

心灵易帜

中国电影出版社



K831.217
S976

心灵易帜

[奥]卡尔·索科尔 著
申文林 译

中国电影出版社
1995·北京

034692

Carl Szokoll
Der gebrochene Eid

本书根据维也纳 Europa Verlag 1985 年版译出

心灵易帜

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北京北三环东路 22 号)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 850×1168 毫米 1/32 印张: 13 字数: 360000

1995 年 11 月 第 1 版北京第 1 次印刷

印数: 1000 册 定价: 14.80 元

内 容 简 介

作品的主人公里夏德·索尔奈出身于一个保守的官吏家庭，他遵照父亲的意愿在奥地利联邦的陆军里开始了军人生涯。1938年希特勒吞并奥地利后，陆军被编入了德国国防军，士兵都必须重新进行宣誓。誓词里没有了人民和祖国，而只有元首阿道夫·希特勒一个人。失去祖国的悲愤，对法西斯主义残暴统治的憎恨，索尔奈义无反顾地投身到抵抗运动，在国防军内部积极地进行反希特勒的斗争。

这部作品的许多章节都是自传性的。里夏德·索尔奈就是索科尔本人。作品的核心部分就是索科尔在抵抗运动中的活动。他作为施陶芬贝格的共同密谋者，是1944年维也纳“瓦尔屈勒行动”的主要参加者，这是与7月20日刺杀希特勒事件有密切关系的军事暴动。

苏联红军逼进维也纳，身为少校的索科尔主动地与俄国人进行了接触，使维也纳免遭更严重的破坏，为奥地利的解放做出了贡献。

他动摇了魔鬼的宫殿

——《心灵易帜》代序

“分担的痛苦是减半的痛苦，共享的喜悦是双倍的喜悦，”当我在1988年隆冬在维也纳初次会晤索科尔先生时，仿佛无意中发现了一幅历史巨画，一件久久湮没了的稀世珍宝，心中充满了欣喜和震惊，那时，我决心把他的生平业绩介绍到中国。

事过几年，本世纪上半叶发生在“蓝色多瑙河畔”的那段令人惊心动魄的历史终于展示在我们面前，索科尔少校，这位奇迹的创造者和大无畏的民族英雄终于走到了我们中间，成为广大青年和读者的良师和挚友，对此我感到无限的欣慰。

他讲述给我们的故事，除了为行文之便而作了枝节性的艺术虚构之外，忠于史实，对史学工作有重大参考价值，堪称信史；同时又惊险离奇，生动逼真，仿佛是“天方夜谭”。

他本是一名纳粹国防军的青年少校军官，经过戈培尔之流的“彻底洗脑”，对最高领袖希特勒作过“效忠宣誓”，但他面对严酷的现实，迅速“思路轰毁”。为了奥地利人民不再继续充当盲目的工具，为了洗刷希特勒加在奥地利民族头上的奇耻大辱，为了使德奥两国人民早日脱离与世界人民为敌的轨道，为了不至有更多的青年被拖进罪恶的深渊和可耻的下场，为了欧洲的文明之花不至在战火中化为灰烬，他把失望、怀疑升华为清醒的理性，并凭借这种坚定的理性挣脱了“誓言”对他的羁绊，打碎自己膜拜的偶像，提出“只服从自己的良心”，从而做到了只有大智大勇才能做到的“心灵易帜”，并幸运地完成了心灵净化、升华的艰难历程。

他和他的战友配合施陶芬贝格上校、贝充将军等人精心组织谋

杀希特勒的“七·二〇行动”，以惊人的智慧和英雄的胆略，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直接对抗希特勒和他的统治机器，虽然功败垂成，遗憾千古，但是，他们的壮举震撼了人心，动摇了魔鬼的宫殿，加速了纳粹的瓦解，向世人昭示了德奥人民真正的灵魂，索科尔和他的战友们以鲜血洗刷了民族的耻辱，为战后奥地利的完全独立和新生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事过八年，在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庄严时刻，在八十高龄的索科尔应邀访华的时刻，他写的这部由我在北大时的老友、河南师大申文林教授译出的《心灵易帜》一书终于出版了。关心支持该书出版的人士有奥地利驻华大使布科夫斯基先生(Hr. Dr. D. Bukowski)、米尔纳公使(Hr. Dr. Muellner)、参赞倪歌琳女士(Fr. Dr. Gerlinde Paschinger)、奥中友协秘书长格尔德·卡明斯基教授(Hr. Prof. Dr. G. Kaminski)以及奥地利外交部的有关人士，无数次地会见和大量信函都是他们关心中奥友谊和文化交流的证明。

索科尔先生的这部作品在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更有它另一种特殊的意义，因为索科尔先生本人在战后就是活跃在影视界的一位知名人士。他参加了二次战后欧洲的第一批电视片的拍摄工作，是好几部获奖的国际合作的电影制片人，如《最后的行动》、《最后的桥》等。

为使索科尔先生能在访华期间，见到他的这部既生动又严肃的作品的中文译本，中国电影出版社和北京印刷三厂鼎力相助，保证了这部书在短时间内出版。在此我还要感谢我在北大时的老友、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研究员高中甫先生，感谢濮玲华、林丽华二位女士热情努力的工作。

作为史学工作者，我知道，世界历史的进程乃“合力”所致，缩而小之，一部书的命运也是如此。

是为序。

杜文棠

1995. 10. 16. 凌晨于北京

前 言

在这本书里我要讲述一些不肯屈服的人。他们除了对自己的良心负责以外，不对任何人负责。

对于那些本着良心审查自己所作所为的人，不管他们现在是在鸿沟的这一边还是那一边，也不管他们是否曾把国家社会主义和极权主义拖进了现代的世界，我都躬身一礼。

对于那些在鸿沟的我这一边，曾经与我同甘共苦，一起战斗的人，我谨致以深切诚挚的敬礼。我要请他们原谅的是，我只能提名道姓地讲到他们中间的很小一部分人。

但愿下一代人能够全力以赴，跨过鸿沟，走到一起。

1985年5月写于维也纳

目 录

他动摇了魔鬼的宫殿	
——《心灵易帜》代序	1
前 言	3
时时刻刻忠诚	1
觉 醒	107
起 义	199
澄 清	319
作者后记	395
人物表	399

时时刻刻忠诚

1

维也纳，1934年5月。

“主啊！我在呼唤你。”——这是从前奥匈帝国皇帝兼国王陛下军队中最著名的第四步兵团，也就是骑士团的军乐队演奏的战前祈祷曲。这个步兵团一直保持着日不落的哈布斯堡帝国的传统。从前哈布斯堡帝国的双头鹰旗从土耳其的边界一直飘扬到西班牙。可是到了1918年君主政体崩溃以后，这个领土辽阔的庞大帝国残留于世的不过是个六百来万人口的小国而已。

“咚！”大鼓敲响了。接着又是一声“咚”。对于服役一年的志愿兵、年轻的大学生和高中毕业生们，也就对于奥地利共和国未来的军官们来说，这鼓声就是大炮轰鸣。虽然天在下雨，从骑兵营房的红砖墙上还是传来了回声。然后是一声“咚”，接着又是一声“咚”。这里的骑兵营房，在奥地利联邦陆军那么多的精糕营房中可算得上是最精糕的营房之一了。这些营房是由于传统的原因，但主要是因为缺钱，从奥匈帝国的军队里继承下来的。上校骑在高头大马上，站在即将出发去演习的全团前边。他下令“进行祈祷”。已经站立一个多小时等候出发命令的一千多名士兵突然间每个人都显得很滑稽。敬礼的时候，他们的左胳膊肘都好象是从胸部长出来的小翅膀。

对于服役一年的志愿兵们来说，这可一点也不好笑。雨水先湿透他们的军帽，接着便缓慢地流淌下来，经过头发的边缘，流进军装的蓝色翻边高领里。由于敬礼，袖口都向上敞开了，这样又为雨水开辟

了一条流进灰色军服衬衣的通道。

他们在两个星期以前，才第一次穿上这身军装。为了这次即将出发的行军，他们学会的与其说是长途步行，不如说是行军礼。对于和平军队的军事教育来说，这一点是很有代表性的。

在全团突然奉命与可爱的上帝进行思想交流的时候，军乐队利用这点休息时间，消除了号里的雨水和号嘴里的口水。胖鼓手擦干净雨水淋湿的眼镜，好像他在敲鼓的时候，一定要看得很清楚才行。所谓服役一年的志愿兵，就是说他们在可能被录取进入“特雷西亚军事学院”前的培训时期定为一年。现在他们都很心情激动，或者都装作颇受感动地思念起了这支威名远扬的军队战死的英雄。一个教官对身边的人低声说：“费尔德，你身上往下流水了吗？”他身边的人是上等兵克尔，也低声回答说：“我身上已经是第二次往下流水了！”

“祈祷结束！”于是几千只手拍打起了湿漉漉的军大衣、防毒面具和铁锹。那响声就好像是开动了一架有几百个齿轮而又很久没上过油的机器。——奥地利联邦陆军这个一切权威机构的守护者，离它不光彩的寿终正寝为时不远了。

军乐队奏起了战前祈祷的第二节。

“休息！”上校那嘶哑的声音发出来的命令也许更象是“歇！”他的声音嘶哑是有原由的。据话头尖刻的人说，他当年在拉德茨基元帅麾下就已经开始骑马了。

轻微的活动传遍了整个方阵。终于又能抓挠清理了。真怪，这就好像是一种不可抗拒的需要，就好像是音乐会上痒痒的咳嗽，也好像去看牙医的时候想咽东西。要是能不跟着这么动作就好了。

服役一年志愿兵里夏德·索尔奈服从上级的观念也脱离了“当心”的麻木状态。忽然间他意识到自己的手里拿着一支枪。不对，更确切地说，是枪的手里拿着他，拿着他索尔奈这个士兵，把他变成了这个由钢铁和木料制成的杀人工具的人性部分。他意识到了，钢铁、木料和人要结合成一个统一体，而且也许明天就会致命地对准另外一些人。他对未来的恐惧，对于诚然是他本人选定，然而是在父亲催逼下选定的这行职业的恐惧，猛然间变得非常巨大，以致他觉得最好

能扔掉这支枪，逃离这个地方。

可是他抬起头来，望见远处的军旗，望见了那面陈旧破烂，曾经在柯尼希格莱茨和索卡尔战场上迎风飘扬，引领着皇帝陛下的士兵前进的军旗。这面军旗给了他某种安慰。这面军旗曾经宣布成千上万的人有权以它的名义去杀人。然而在今天，它不过是博物馆里的一件展品而已。去杀人吗？而且是在二十世纪里有过一次可怕的世界大战的阅历之后去杀人？不，决不！

“如果命令休息，您就真正摆脱了困境。您会跳上电车的。好好干吧……”二等兵克尔训斥里夏德说。

过了一会儿命令便下来了：“全体注意！”“枪上肩！”“向右转！”“第一连，起步走！”接着是第二连。最后是“一年制班，开步走！”乐队奏起《我们是奥匈帝国步兵团》。然后骑士团也出发去演习了，向着莱塔河畔的布鲁克走去。

“听到大鼓的咚咚声，你们一定要迈左脚！”

队伍这样行进，士兵十分吃力。每逢敲响的时候，防毒面具就拍打臀部，枪杆就敲击背包，铁锹就顶碰腿腘窝。每个人都突然有了分不清，数不完的胳膊腿，面不是只有手脚四肢。凡是初次参加序列行军的人都很明白，要保持适当距离，不踩前排人的脚跟，那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左、二、三、四，为了能听清楚大鼓的响声，一年制班就这样跟在正规连队的后边走。队伍到营房大门口，门岗要举枪致敬。他们的指挥官是个老准尉。朋友们都称他为风趣少尉。他看到一年制班从面前走过时步伐杂乱，便很轻蔑地评论说：“连当炮灰的料也不够。这队伍只适合让我的玻璃眼睛看。”每逢有人惹他生气时，他的口头禅总是：“把我的玻璃眼珠给您挖出来。”——不过这话一直停留在威胁上。他可从来没有想要从眼眶里把玻璃眼珠挖出来。

雨已经停止了。军营大门前站着一大堆人。女招待、女佣人都来给她们一个月见不到面的“心肝宝贝”送行了。一年制班士兵的父母都是来赞赏他们的儿子第一次穿上了军服的。其中也有里夏德的母亲玛丽亚·索尔奈。尽管她丈夫政府参议索尔奈下过禁令，她还是坚

持要暗地里来给自己的爱子送行。

军乐队奏起了《第四骑士步兵团，就是没有钱》。《没有钱》，这是骑士团聪明的士兵们为他们团创作的进行曲。那意思是说，他们的钱从来没有够用过。

“在那边，他过来了！”玛丽亚很激动。她紧握着妹妹的手。她妹妹也没有理会自己丈夫的禁令，坚决要来看穿上军装的心爱的侄儿。但是两位丈夫下禁令的动机就像他们的政治见解那样，是截然不同的。爸爸卡尔从前当过兵，但思想僵化。他的观点是，归根结底要让孩子自立起来。但是姨父洛伊斯是个正派的社会民主党人。他说：“……我不喜欢你到那帮目空一切的恶棍那边去。那些人很可能不让军事演习的队伍通过……”

这时玛丽亚看到儿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排人的脖梗，全神贯注地想要迈出整齐的步伐，便结结巴巴地说：“和卡尔一模一样！”当然儿子也早就看见了母亲。这时母亲挤进了夹道的人群行列里边。可是她忽然呆愣愣地站住了。她伸出手去抓她妹妹的手。那情形使儿子感到为难，实在为难。

“玛丽亚，你到底怎么啦？”

她的卡尔从前就是这样从她的身边走过去的。那是1914年的事。那个时候她还很年轻。当时她已经怀孕了。他留下的唯一赠礼就是他的孩子。他甚至没有给孩子起个名字。这个孩子是否会有朝一日见到父亲呢？她为此忧虑不安了三个年头。关于孩子的父亲，除了是到了俄国内地以外，她什么也不知道。后来他终于回到家了，胸前佩戴着金质军功奖章，同时还拖着一条残腿——他没有左脚了。

“里奇！”现在她从密匝匝的人群中挤过来了。她很吃力地与儿子和音乐保持同样的速度，最后赶到了儿子跟前。“里奇，你好吧！你要保重自己！你不会去打仗吧？我求你啦，我求你啦！你要答应我！”

“战争！？不会发生战争的。”他用啾啾的齿音回答。“母亲，母亲，请你放我走吧……”

她不知道她怎么会伤害了他。同学们都在用嘲笑的眼光看他。当这两位送行的妇女最后摆着手在远方消失的时候，里奇就觉得很轻

松了。

他没有料想到，每前进一步都是更接近了一场新的战争，一场超过迄今所有战争的战争。

2

格拉茨，1934年7月。

在格拉茨的市郊有一个封建主的庄园。这就是卡尔劳。现在这个庄园属于一个颇有名气的犹太人家，就是施特恩家。这个家族的领袖施特恩爷爷是格拉茨犹太人文化社团的主席。

最小的侄孙达维德·施特恩从巴勒斯坦回来了，因此整个家族都聚集到了一起。达维德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在这个家族中他是唯一对于犹太人在未来的奥地利将要经历的事件有模模糊糊的预感的人。他没有征求家里的意见，就开起公司里的一辆载货汽车一直跑到安卡拉。后来他又在没有取得英国托管当局许可的情况下秘密运货到达了巴勒斯坦。

家庭讨论远不只是十分热烈。达维德用感情强烈的语句描述了奥地利国家前途的可能性。他恳求施特恩爷爷至少要作好一切准备，以应付在奥地利发生在德国已经发生的那种情况。

“你要我们卖掉这些壁毯和绘画吗？要我们到你那边用铁皮碗吃饭，然后一直等待，直到阿拉伯人把我们打死为止吗？不以为我是在发疯吗？”施特恩在这座郊外庄园的豪华大客厅里，在这个摆满精选的各种艺术珍品的大客厅里，环顾四周，感到十分自豪。

“你们根本不必为了这些东西呆在这里！明天纳粹就可能来到，把我们全都打死。”

施特恩爷爷沉默不语。他走向一个玻璃柜，从柜子里取出一个匣子。他又把匣子打开，给周围的人看。“看这里边！这是莱奥波德骑士团的骑士勋章。这是我从皇帝手里领到的。你们认为，纳粹会杀害这样优秀的军官吗？”

这时候施特恩奶奶插嘴说：

“施特恩，他们不会给你把勋章拿出来的机会……”

从这时候起大家便把达维德和巴勒斯坦置诸脑后了。大家全都谈论奥地利的政治形势，谈论针对社会民主党的禁令，谈论议会的解散，谈论多尔富斯的等级制国家^①，谈论秘密的纳粹，还谈论《建设报》——德国犹太人在美国办的报纸——在雅利安人法为所受待遇建立了法律基础以后，已不再那么忧虑重重地看待德国犹太人的处境了。

在楼下花园里一棵百余年老栗子树下边，施特恩家最年轻的女儿特鲁德和她的侄女，15岁的尤迪特坐在白色的安乐椅里。尤迪特是施特恩家大女儿卡尔拉的女儿。卡尔拉第一次结婚生了两个孩子。她是带着两个孩子和非犹太人库库拉总经理结婚的。库库拉当然没有被接纳进这个家庭最亲近的圈子，因此这时候他没有在场。他总是嘲笑说：“他们担心我会去偷他们，因此不让我看到他们钱柜的钥匙！”

库库拉博士虽然有很高的社会地位，却是个共产党人。就像这个家庭轻蔑地说他的那样，他是个沙龙共产党人。由于政治见解相左，所以无论如何，他是不适合于参加施特恩家关于未来命运的讨论的。

特鲁德在给侄女朗读歌德的诗篇《复活节散步》。但是尤迪特的思想可没放在歌德的身上。她一再同时经历着愤慨不平 and 神魂颠倒的感觉。这是对初次接吻表示拒绝和允许的感觉，是有个男人硬要亲吻她的嘴唇时的感觉。保姆曾经发现她和她所崇拜的表兄达维德在黑暗的走廊里紧紧拥抱在一起，大为惊讶。那时她听到达维德放肆的笑声。她看到他那一头黑色蓬乱卷发的面孔，还听到他肆无忌惮地对保姆说：“这是我的未婚妻，我的娇小而且甜美的未婚妻……”

“我不是你的未婚妻。”她训斥他说。虽然在这几年里她最热切的愿望就是让表兄拥抱，她还是挣脱开了身子。

“要我把你带到巴勒斯坦去吗？”他说。

“我不想与那里的人有任何关系。那里净是犹太人！”

^① 奥地利总理多尔富斯于1934年5月公布了由议会通过的等级制宪法，明文规定对支持和容忍政府的居民阶层给予较多照顾。

“犹太人，犹太人！你自己就是一个犹太女人！”

“这是胡说！”她喊叫起来。“我是一个基督教徒！”

“尤迪特，小鬼，你母亲是个犹太人，因此你也是个犹太人。摩西就是这么说的。千百年来我们的宗教也是这样教导的！”说完他又大笑起来。他走开的时候还在大笑不止。

“我不是犹太人。我不要当犹太人！”她又喊叫起来，往外跑到花园里去了。

那是春季里明媚的一天。她心中的风暴慢慢平静了下来。就在她心事沉沉地坐在老栗子树上凝视天空中的浮云的时候，姨妈找到了她。

“孩子，下来吧！他们就把你一个人丢在这里了吗？”

“特鲁德，”尤迪特灵巧地从树上下来的时候问道：“我是犹太人吗？”

“还是走吧！别让这个问题伤透了你的脑筋。我念好东西给你听。”于是她便打开书，给尤迪特朗读起了《复活节散步》。过了一会儿，保姆戴着白色手套，送来了施特恩外婆亲手烘烤的面包，还有热呼呼的巧克力。尤迪特的心情又烦躁起来。

“你到底怎么啦？”

不过保姆只顾上菜，毫无表情，没有朝尤迪特看一眼，所以一切都继续进行得很顺利。

这次家庭聚会像历来家庭聚会的情况一样，全家在楼上进行民主表决，接受施特恩外公的观点：在我们奥地利这里纳粹不会取胜。此外有决定性影响的是，施特恩外公根据自己的政治经验指出：在上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把家里所有的钱都认购了战争债券。那是“我出钱支持战争”。现在他不会第二次犯这种估计的错误了。

施特恩一家坐在一起喝咖啡，吃蛋糕，享用年代久远而且是自己的汗水浇灌出来的庄园里的水果，欣赏绘画、壁毯、钢琴……

也是在1934年7月25日那一天，大约就在达维德徒劳无功地想要描绘出纳粹的恐怖幽灵在格拉茨，甚至在卡尔劳出现的不祥景

象之前两个小时，这种可怕的景象竟然就变成了现实：奥地利联邦总理恩格尔贝特·多尔富斯被纳粹杀害了。事件只持续了很短时间。多尔富斯政府在2月份调动军队对付奥地利社会民主党人的时候，曾经用大炮轰击过工人区。现在奥地利人又拿起武器对付奥地利人了，原来的伤口还在裂开着，没有愈合起来。

这是由原先的士兵和党卫队人员伪装以后进行策划的一场暴动尝试。他们是乘运送蔬菜的车辆到达作案现场的。虽然稍有理智的人都知道，军官都不是乘送菜车来到的，虽然警察局早就发觉了他们的伪装和留下来的衣服器物，态度友好的警察还是提供了帮助，允许他们在联邦总理府前边停车。他们虽然都敬礼了，但是不合规定，因此，他们才引起了他们想要赶下台的一个部长的注意。

在这次暴动尝试中，政府方面死亡107人，暴动分子方面被击毙和被判处死刑的共153人。这次暴动尝试失败以后，希特勒立即抛开了暴动尝试。他甚至禁止暴动分子逃往纳粹德国。

这一切都没有怎么触动施特恩一家。他们既不是社会民主党人，又不相信会受到纳粹的迫害……他们家世世代代都是格拉茨人。

在暴动前后的那几个月里，身穿白衬衣，缠白裹腿，戴黑领带的年轻人不断从卡尔旁边列队走过。一个人高喊：“德国”，其余的人便齐声呼喊“觉醒”。参加喊“觉醒”的人一次比一次多起来。

“现在你们看清楚局势要往那里发展了吧？！”达维德说……他一再这么说。

不过就眼下情况看，似乎是施特恩爷爷说对了。因为希特勒于1935年5月21日就在国会发表声明说，德国既无意，也不愿干涉奥地利的内部事务，既无意，也不愿结合或者并吞奥地利。

3

维也纳，1935年2月。

春天又来到了。骑士团又整队行军去演习了。1934年7月参加镇压纳粹暴动的战斗改变了一年制志愿兵对自己未来军官职业的看法。他们即使自己没有投入战斗，也都密切关注着这次事件。他们早

就知道了：胳膊腿必须各在什么时候活动；上身要有什么样的姿势，铁锹才不会磕碰腿腘窝；还有必须怎样扎紧钢盔，钢盔才不会向下滑动，遮住眼睛。

里克·索尔奈已经通过了最初的行军考验。如果去年7月份里纳粹暴动尝试取得成功，士兵都得对德意志的国家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宣誓的话，那么，把里克与红白红的旗帜连在一起的誓词就不是下边的样子了：

“我作为男人，作为奥地利共和国公民，作为士兵宣誓：我将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保卫祖国；我对国民议会和州议会制定的法律，对合法的官方当局，特别是对国民议会委任的政府表示忠诚和服从；我要及时而准确地执行上级的一切命令；我要竭尽全力，用全部的才干和良知，遵照一切符合人民利益和确保同胞安全的指示，为奥地利共和国和奥地利人民服务。

我要把这篇誓词永远牢记在心。”

里夏德·索尔奈也会使用步枪了。他知道，必须给钢枪管擦油，也必须给木枪托擦油。50米立射他射中了靶。200米卧射他射中了代表敌人的人像靶心脏和额头。

敌人！在“老佣人”的一些故人的启发下，他甚至构想出一种世界观，为不射击人像靶而射击活人作道德上的自我辩解。他把人简单地分成两类：一类是“我们的人”；另一类是敌人，是“对手”。亲爱的上帝早就为对付敌人作了预防措施。在我们的人这一边上帝安置了元帅、议长以及总理，或者像从前那样，安置一个以上帝的超人智慧和预见进行领导并对大将们发号施令的皇帝。而大将们又对师长，师长又对大校，大校又对上尉传达命令。就这样，最后命令一直传到射击手阿尔施或者一年制志愿兵索尔奈。于是他便不应该去思索什么原因，什么目的，而只是举起枪来，瞄准命令他瞄准的地方，立刻扳动扳机，随着“砰”的一声，“敌人”便被打死了。事情就是这么简单。

就这样，里夏德·索尔奈在这个等级制的新世界里，也许更好的